

4-11-3/08

山西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目 录

阎段勾结的一出丑剧	周 玳 (1)
我所了解的徐永昌	王尊光 (9)
太原调处小组见闻	郭宗汾 (16)
军调期间阎军在晋南的活动和吕调元被害的情节	贾宣宗 (28)
大同军调小组在朔县的一次调处	志 青 (32)
军调小组在中阳的一次谈判	张居乾 (36)
广誉远药厂四百年	韩洪文采写 (38)
抗日战争前的实物准备库	郝星三 贾乙和 (59)
阎锡山的经济掠夺机构——山西全省公营消费社、山西省平价购销处	张次岳 (64)
河东兴业钱局	段子荣 许衣如 (71)
河东盐务稽核分所	田德五 石子振 (79)
中阳战役张居乾师被歼经过	张居乾 (84)
陈纳德帮助阎锡山顽守太原	杨 彬 (92)
乔逆日成横行应县的概略	丁尚斋 (96)
辽沁潞泽镇守使的设立及裁撤	王家驹 (104)
第一届山西省议会的成立与工作概略	齐宝玺 (110)
山西争矿运动中李培仁蹈海的事实真象	李尚仁 (113)
雁北的三个水利公司	曲宪汤 (115)
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召开第四届年会的情况	曲子祥 (121)
质疑·补充·订正	
对《太原调处小组见闻》的订正	李敏 (127)
对《乔逆日成横行应县的概略》的订正	马良 (127)

阎段勾结的一出丑剧

周 戒口述 李宜琛整理

一九一七年（民国六年）八月间，黎元洪听信孔庚、黄国梁对阎锡山的控诉，加以他左右四大金刚（金永炎、哈汉章、黎澍、丁佛言）的怂恿，为了稳固他的总统地位，就决心用调虎离山的手段撤换阎锡山而代以孔、黄。事情被段祺瑞知悉，秘密透露给阎锡山，黎的计划遂落了空。这件事，外面没人知道，就是山西内部，也只有赵戴文、张树帜、陈效愚（名增智）和我四个人知道。因为当时阎锡山曾囑严守秘密，免得外面大惊小怪。现在追述出来，以供研究文史资料者的参考。但事隔四十七年之久，难免有所遗漏，请知者指正。

—

阎锡山常向我们说，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袁世凯。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他第一次来北京谒见袁世凯，不觉汗流浹背，俯伏在地，行了跪拜大礼。袁世凯对于与同盟会有瓜葛的各省都督，都一律看成眼中钉，肉中刺，要拔除而后快，对阎锡山自然也不例外。但是阎锡山居然能够保持他山西都督（后来改称督军）的位置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对袁世凯极力逢迎，博得了袁的欢心，而更主要的是段祺瑞对阎曲予维护，尽量在袁世凯面前帮他讲话的缘故。

为什么段祺瑞会对阎锡山这样帮忙呢？原来段祺瑞从小站练兵时起，给袁世凯办了各种各样的军事学堂，袁世凯当了总统，

便委段祺瑞为陆军总长。段祺瑞最感到得意的是：全国督军、师、旅长，半数以上都是他的门生故吏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师，段既然如此，阎锡山便投其所好，在他进京谒见袁世凯的时候，首先具了门生的帖子，拜见段祺瑞，三跪九叩行了拜师大礼。在谈话中间，一口一个老师，极尽恭维之能事。把段老师的“丰功伟绩”，歌颂得出凡入圣，使段祺瑞浑身上下每一根汗毛孔都感觉得非常舒适。这样一来，段祺瑞便在袁世凯面前力保阎锡山，说阎虽然参加过同盟会，但是绝对靠得住。凑巧袁世凯见了阎锡山之后，印象也好，背地称许他“脑后没有反骨”，对阎锡山的戒备就放松了一手。

阎锡山很懂得怎样韬光养晦，明哲保身。在袁世凯执政时期，阎锡山对于军政大事，一概不闻不问；政治，有袁世凯派来的巡按使（即省长）金永主持；而军事则一股脑儿交给了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，自己做到了“无为而治”。不仅如此，每逢袁世凯有什么措施，阎锡山总是首先拥护。袁世凯洪宪称帝的时候，阎锡山也是首先劝进的封疆大吏之一。因此，袁世凯“龙心大悦”，给予了一等侯的封赠。

现在必须介绍一下山西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。黄国梁和阎锡山在山西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两度同学，并曾拜为盟兄弟。从日本回国以后，阎锡山和当时山西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拉上了关系。说也凑巧，这也是利用拜老师的手段。阎锡山从日本回国后，在北京拜姚鸿发的父亲陆军部侍郎姚锡光为老师。姚锡光赏识他少年老成，写信给姚鸿发，对阎备加誉扬。姚鸿发便对阎锡山另眼看待，大为倚重。阎锡山先把黄国梁推荐给姚，当上了第四十三协第八十五标的标统，阎锡山却只担任一个督练官和陆军小学堂教官。直到八十六标标统夏学津因交文案被迫离职，阎才当上了八十六标标统。其实阎锡山别有用心，而在黄国梁面前，却一再卖弄自己的交情。在辛亥革命时期，黄国梁对于阎锡

山卖了十二分力气，因此阎锡山才让他做旅长，也总算是十二分倚重的了。现在把一切军权交给黄国梁，当然也是信赖的表现。黄国梁的气质，彻头彻尾是个军人，极为爽直，什么事情都说一不二。阎锡山对他有什么指示，能办到，他就办，不能办，他就回说“不行”。只要他说一句“不行”，不管阎锡山怎样再三嘱咐，他总是回绝。因此阎锡山曾向我说：“黄少斋（黄国梁字少斋）这个人，只有他对我下命令，却从来不接受我的命令。他有多少事对不起我，我总对得起他。”因此，两人也就有些面和心不和了。

一九一七年（民国六年）六月六日，袁世凯死去以后，黎元洪以副总统升任大总统，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总理，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阎锡山和山西的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

二

阎锡山认为袁世凯一死，自己再没有畏惧的人了，便改变了他过去韬光养晦、明哲保身、睡大觉的作法，准备“发愤称雄、励精图治”起来，想把山西省军政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。由于金永成立警备队三十多营，杀害了不少革命党和无辜百姓，怨声载道。阎锡山派我带队去抓，他已闻得风声，化装逃走了。这是袁死后第一天的事。与此同时，阎锡山的仇人企图利用袁死黎继这个大变化，准备对他动手了。

在民国初年，阎锡山在山西积下很多冤家对头，其中有一个是孔庚。

孔庚原是吴禄贞的中校参谋，燕晋联军失败后，孔庚投到山西，阎先委为朔方兴讨使，到包头后又委为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，驻在包头。孔因为想用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训练军队，激起兵变，侥幸逃出了一条性命^①，后来调任大同镇守使。在袁世凯

^①兵变时，军需正在他房间里算帐，他嫌算盘子吵人，躲到别的房间去了。变兵把军需当作孔庚，一连开了十几枪。孔庚本人却逃脱了。

酿称帝的时候，他首先通电反对。这一来把阎锡山吓坏了，唯恐袁世凯误会，迁怒到他身上，连忙将孔庚免职，并电呈袁世凯请罪。孔庚一怒离开山西，决心要把阎锡山推倒。

适逢其会，袁世凯死了，黎元洪继任总统。孔庚和黎元洪都是湖北人，和黎左右的四大金刚也都早有渊源，便在黎元洪面前极力揭发阎锡山的劣迹，决计要把他除掉。据我后来所了解，孔庚的计划是想与黄国梁里应外合，取阎锡山而代之。黎元洪就秘密派了代表到太原来见黄国梁，并住在黄国梁公馆里。这一天，我正在阎锡山的办公室里，有人来向阎报告：“听说总统府派了个要人到太原来，住在黄旅长的公馆里。”阎锡山不动声色地说：“那有什么关系？由他去吧！你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在袁世凯时代，尽量压缩山西军队的编制，最后只剩下黄国梁这一旅人了。袁死后，黄国梁不识时务，便准备扩充军备，召集他的秘书、参谋等人拟了一个计划，把一个旅扩充成为一个师。这个计划订得非常详尽，只剩下把师长名字填上黄国梁三个字了。计划送到了阎锡山办公室，我又正在那里。阎锡山看过以后，立刻佛然变色，把计划扔在地上，拍着桌子喊道：“少斋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！这样，干脆这个督军就由他当好了，何必还用我作傀儡呢！一点小事，他都从来不听我的话，难道我就那么听话！”说罢，就叫人把秘书长贾景德找来，拟了一个电报，拍发给北京黎元洪（总统）和段祺瑞（国务总理），大意是黄国梁如何跋扈，不服节制之类的话。电报拍发之后，阎锡山立刻把宪兵司令张达三找来，交给他一道手谕，即刻执行。手谕上写的是：“黄国梁着即免职，限即日离开太原。”并当面吩咐张达三，一定要监视黄国梁明天早车离太原，并不得与军官们见面。

这位宪兵司令在黄国梁当权时期，是趋捧黄最厉害的一个，现在黄的大势已去，自然要严格执行阎锡山的命令了。他立即派出

宪兵一连，把黄国梁的公馆监视起来，限制旅部的官兵和黄见面。在这种重大压力之下，黄国梁只好在第二天一早就乘坐火车离开太原到北京去了。

那天早晨，到车站去送黄国梁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宪兵司令张达三只派了一个连长在那里监视，本人也没有露面。黄一见我，倒颇有“空谷足音”的感觉。他说：“子梁，难得你来送我，你不怕阎伯川误会你么？”我淡淡地说：“那有什么！”黄国梁说：“我倒并不留恋什么旅长的位置。他要我离开，很可以预先向我说明，我也不会不同意，何必象这样押解出境似的，逼人太甚呢？”我说：“韩信曾受胯下之辱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有什么关系！”接着，他就自嘲似地说：“我这次到北京去，别的没有什么，只是遇见了温静安（温寿泉字静安），他向我说一声：‘怎么，少斋，你也来了！’我却真有点难为情呢！”原来山西副都督温寿泉和阎、黄二人都是同学，温寿泉离开山西，是阎锡山授意黄国梁逼走的，不料今天却轮到他自己。不容我再出言慰解，汽笛已经长鸣，我只好同他匆忙作别，下了火车，看着他抑郁寡欢地离开了太原。

我回到家里，就接着阎锡山的电话，叫我即刻到督军衙门去。我想，一定是有人向他报告我去送了黄国梁，所以特地找我，这番见他，少不得要大加申斥一番了。我硬着头皮到了督军公署。阎锡山倒是提到了此事，说：“听说，你还到车站去送他，我看，大可不必。”却没有再往下说什么。接着就和我研究分析黄国梁这一旅的人事问题，在黄走后，可能发生哪些问题，等等。我满口承担说，绝对不会有什事，我们军官学校一期同学占大多数。

黄国梁离开了太原，孔庚的里应外合计划，遭到了失败。

三

七月间，阎锡山接着黎元洪的电报，邀他进京，商量国家大计。他带着赵戴文、张树帜、陈效愚和我，一共四个人，来到北京，照例住在大同公寓。

一天，阎锡山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黎元洪那个神气，望之不似人君，简直是个‘窝囊肺’。难怪辛亥革命时，他藏在床底下，人家把他拖出来，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，他还不敢干，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！”

第二天晚上，段祺瑞突然派了一个亲信，把阎锡山请到了府学胡同段公馆里。去了很久，他才回来。我们看他神色很不平常，心想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，却又不好问他。呆了一会儿，他才哼了一声，说：“黎元洪这小子要端咱们的锅呀！”随后，他才把段祺瑞泄露给他的一段内幕，向我们述说了一遍。

原来黄国梁被撤职以后，孔庚的计划虽然遭到失败，但仍不死心，再三鼓动黎元洪，用调虎离山之计，把阎锡山调到北京，然后由黎秘密派遣他和黄国梁二人回到太原。只要他们一到太原，黎元洪就明令发表黄国梁为山西督军，孔庚为山西省长。这时阎锡山远在北京，要想反对也就措手不及了。

徐树铮在国务院听到了这项消息，私下报告了段祺瑞。段念在师生之道，忙把阎锡山找去，先把这段消息透露给他，并替他指出一条明路，叫阎锡山即日化装悄悄离开北京，间道回太原。只要阎锡山一到太原，黎元洪就不敢冒昧动手了。段祺瑞替阎锡山计划得十分周到，叫他明天一早乘坐京汉路车离开北京，到新乡，换坐道清路车到清化，过王屋山，然后从旱路赶到太原。

阎锡山说到这里，就把他的计划向我们宣布说：“我想还是坐京汉车到石家庄换正太车回转太原，比较迅速可靠。我决定明天早晨坐京汉路的慢车动身。不过我从车站上车，难免引起他们

的注意。”阎锡山一边说、一边取出来四百块大洋交给我和陈效愚，说：“你们两人明天一大早就赶到车站，把扬旗手和火车司机疏通好，叫火车开到扬旗地方尽量开慢点，让我能够设法上了车。只要我离开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走后你们四个人都不要出门。总统府派人来找我，就推说我病了。如果总统府派人来看我的病，你们就可以撒个谎，说到哪家医院看病去了。总之，要想尽方法，把他们支吾过去。等到接着我从太原来的电报以后，你们可以打个电话到总统府，说‘阎督军已经回到山西了’。在电话里，要把话说硬一点，不要露出咱们山西人的软弱劲儿。”

最后，阎锡山还说，“孔庚、黄国梁真不是东西，差点端了咱们的锅。黎元洪更不应该，为什么想出这种阴谋诡计来暗算我。”

说罢，我们就纷纷去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照计而行。我和陈效愚两人先到车站，头一关去找扬旗工人，我先给了他二百元大洋，他慨然答应了。再去找这次列车的司机，他也连连答应，把两百块现洋随手接过，放在车头里边，连添煤的助手，都不知道我们搞的是什么把戏。事情办妥，我和陈效愚二人还替阎锡山准备了一张三等车票，便到车站外面等候阎锡山。不久，看见阎坐着洋车来到车站，浑身商人打扮，穿了一件夏布长衫，草帽的帽沿压到眉头，还带了一副大墨晶眼镜。我们二人把他领到车站水关以外扬旗地方，就悄悄站在那里。等火车开到了，果然扬旗手连举红旗，挥个不停，司机便把头伸到车外，向我频频示意。直到我们把阎锡山推上车去，向司机和扬旗手分别打了招呼，车才加紧马力，一直向前开去。

两天以后，我们接到阎锡山从太原打来的电报，我们便依照他所嘱咐的话，给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。随后，便匆匆离开北京回转太原。在动身以前，赵戴文还到府学胡同段公馆跑了一趟，面告段祺瑞：阎督军已经遵照他的指示回太原了。

阎锡山回到太原以后，孔庚等人的计划又落了空。不过，阎锡山却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黎元洪身上，深恨黎元洪不该充当孔庚等人的工具。所以后来府院之争，阎锡山始终站在段祺瑞这一边，而且还派了个得力代表到安徽和倪嗣冲、张勋等人接洽。在督军团倒黎的运动中，阎锡山虽然不是冲锋陷阵的闯将，可是在背后煽动蛊惑，确也冒了不少坏水。最后，黎元洪终于被督军团挤得无路可走，把张勋搬请进京，演了一出复辟丑剧，黎元洪也就垮台了。这时，阎锡山才吐出了这口“冤气”。

四

由于阎锡山和段祺瑞有这一番不比寻常的师生关系，所以在几次军阀混战中，阎锡山总是公开或暗地支持段祺瑞的。他经常向我们说：“段先生正派，做事肯负责，是个爱国军人。”

（本文作者系山西省政协委员）

我所了解的徐永昌

王尊光

徐的出身：徐永昌山西崞县（今原平县）人。父名徐亥，原在家乡读书，后因家贫，弃学经商，经人介绍，到大同县城内一个面铺当店员，他母子二人亦随到大同住家。十岁丧母，一九〇〇年六月，父亦病故。是年八月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光绪、慈禧赴西安避难，道经大同，徐永昌时年十二岁，因无人抚养，随护驾部队流亡。有毅军某部徐书记官，怜其年幼无依，予补一马夫名义，留在身边当勤务。徐喜其聪明，教他识字读书。成年后，考入毅军随营军校。一九一二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，三年毕业后，任驻保定孙岳旅部参谋，嗣升该旅参谋长，后改任团长。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组织国民军，孙岳为国民三军军长。徐永昌从那时起，任国民三军的旅长、师长、以至代军长。

由反阎而投阎：山西崞县人续桐溪于辛亥革命以后，受阎锡山排挤，多年在外奔波，专做反阎工作。徐与续交情甚厚，亦为随续反阎的人。续为人交游广，多谋略，国民军组成后，担任国民二、三、四军总参议。一九二五年，续定计由国民军各部分路打山西。而孙岳以天津既有海口，又有关税，得有天津，胜过几个山西，力主打驻天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。徐本来一向尊重续的主张，兹以孙意坚决，而且奉军到处扰民，他此时不祇不从续言，反把唯续意是从的弓富魁、胡德甫等部，也拉上去打李景林。结果只有樊鍾秀一部攻打山西，被阎军击败。续气愤而死。嗣后阎得悉徐不听续计，使他的山西地盘，得以保存，同时死了

个劲敌续桐溪，从此对徐种下了好感。

一九二六年，冯玉祥在察哈尔联合各国民军打奉军，久攻南口不下，因阎与奉张有联系，抽一部兵力从雁北打山西，孙岳部亦在冯指挥的联军内。是时孙岳有病，国民三军军长由徐代理，徐的乡土观念重，不愿积极攻入山西，仅率所部在察哈尔蔚县与晋军对峙。国奉两军在南口相持不下。阎军守雁门，冯亦不能攻克。奉张听阎建议，从热河趋宣化，捣冯军后路，冯军败退。冯玉祥赴苏联求援，他的部队韩复榘、石友三两师降阎，其余退五原、临河。徐永昌率部退包头。是年冬，冯归国在五原誓师后，派徐永昌为代表，赴晋见阎，联系恢复旧好，要求归还韩、石两师。徐与阎接洽后，既完成使命，又受阎优礼相待，一变反阎为倾向于阎。在徐初代国民三军军长与冯合作之时，段祺瑞曾告他：“冯玉祥难共事，你是山西人，不如接近阎锡山。阎为人稳健，在国内有声誉，大有前途。”徐对段言很感动，也是倾向阎的一个因素。由于奉军压迫，冯率部西行，徐既虑冯难共事（随冯西行的二军弓富魁、胡德甫，三军续范亭等部，走到磴口，均被冯缴了械），又不赞成冯走亲共路线，不愿跟冯西行，把所部南移，驻准格尔旗，声言愿在该地屯垦。一面派李居义（山西安邑县人，曾任陕西长安县长，徐一度驻长安，二人相契，李辞县长，任徐的交际处长），向阎通款曲，阎愿徐来归。一九二七年一月，徐到太原再晤阎，阎欢迎其率部队驻山西。徐提两个条件：一、不改变国民三军番号，二、如打奉军，愿受命。阎均应允，给了他一笔费用。他返回包头，率所部步兵二师，骑兵一旅，炮兵一团及一个独立步兵团，沿黄河西岸南下，从磴口渡河，开到山西汾阳县驻扎。是年五月五日，阎锡山响应北伐军，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，悬挂青天白日旗。徐喜阎不爽打奉军之约，即率部开到河北井陘县待命，旋即加入阎对奉军平汉线战役。是役打了一月多，阎军败退，徐亦率部退回山西。

接受改编：一九二八年阎二次出兵打奉军，徐军仍加入。作战期间，徐接孙岳病故南京电，当晚找阎请改编所部为晋军。阎问其为何如此之急？他说：“以前保留旧番号，系自己为孙岳看家，无权处理其部队，今孙岳已死，不速请改编，本人无以自处，军心亦难安定。”阎嘉其念旧之诚，当即委徐为晋军第三军军长，并把他所开的师旅团长姓名，一律照委。对其官兵原仅发维持费，改为均照晋军饷章关发。从此，徐即为阎的直属部下。

受阎倚重：奉军败后，阎锡山拥有晋冀察绥四省地盘。一九二八年冬，阎委徐为绥远主席。一九二九年秋，调徐为河北主席。阎蒋中原混战酝酿时期，阎召徐回晋议事，他不赞成与蒋作战，见阎意甚坚决，乃说：“军人以服从为主，即请下令，唯命是从。”阎委他为河南一路前敌总指挥，杨爱源为副指挥，打了五个月仗，阎军败。徐指挥各部队退却，让各部队先行，自己殿后，使全军退回山西。阎通电下野，将晋军交他和杨爱源二人统率维系，勿使分散，备作再起资本。是年十一月，阎逃大连。次年夏，山西省主席商震率其旧部两个师离晋投蒋，遗山西主席一职，蒋委徐继任，以作拉拢。徐表面服从蒋令，暗中尽力为阎看家。

为阎运动再起：一九三一年八月，阎返回山西，蒋仍逼阎离晋。不久，“九一八”事变，蒋不再逼阎，山西军政，由阎在家（五台县河边村）一手操纵。徐奉命唯谨，重要事常派我向阎请示。徐以阎无名义，终非久计，乃去北平与各方联系，为阎运动再起。首先取得李石曾的谅解。李于北伐后，借自己设计，经国民政府颁布的试行大学区制，要垄断北平各大学，遭到各校反对，恨阎不助己，反阎甚烈。徐以李与其同乡孙岳交厚的关系，与李亦友好，经他疏通，李对阎不只消除前嫌，反约张继为阎向蒋说项人。同时，徐又拉拢魏道明、郑毓秀夫妇为阎运动，特别是

郑毓秀走了宋美龄的门路，作用很大。正在此时，阎以徐久不回省，恐有他变，派我持亲笔信，去北平找徐，促其返省。徐将运动经过告我，令先回省复命，他俟得到宋美龄回话再返省。不久徐回省，亲到河边村向阎报告，一切已成熟，只欠释放省党部委员一事耳。原是：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国人愤慨，学生尤为激昂。太原各校学生屡推代表向省府请愿，要求抗日，均无结果。是年十二月十八日，太原大中学生数千人，结队于省府（委员会例会时间）前来请愿，因不得要领，全体冲入省府，省主席、委员、厅长均从后门逃走。学生气愤，把省府门窗、办公用具捣毁，结队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。党部紧闭大门，学生硬冲。党部开枪，打死中学生穆光政一名，各校学生罢课游行，要求惩办省党委。阎原恨党部在自己下野期间大肆反己，遂来电话以保护为名，把十几个省党委扣押在警备司令部，久不释放。蒋以释放省党委为阎再出的一个条件，阎对此犹疑不决。事隔月余，徐恐日久生变，于一九三二年二月某日派我去河边村见阎说：他已决定释省党委，如何不使学生滋闹，请阎安排。阎听我报告后，大为着急，电话问太原，据回报，十余省党委，已于清晨乘火车出省矣。阎说：次宸（徐的字）胆太大，我不敢做的事，他办了。我说：事已至此，请你善后。阎一面电太原暂勿宣布释放消息；一面亲笔与李冠洋、邱仰浚等做组织团体的几个人写信，教他们安置学生，勿使骚动。而任阎为太原绥靖主任的命令跟着就颁布了。

不多管事的主席：阎复任后，为了表示不与蒋争天下，一面缩编部队，一面举办所谓山西十年建设计划。徐对阎这一措施，极表赞同。他对我说：“总司令好多管事，以后我是八个字的主席，即倡用国货，整顿教育。”从此，他把大事教秘书长向阎请示，日常事交秘书长主持，并把自己的名章交秘书长代行。王平任秘书长这样办，我任秘书长也是这样办。当时国人倡用国货，

山西倡用土货，他对国货土货并重，每有对众讲话，总是讲这些话。当时，学生做爱国活动的固多，而钻入团体领津贴游荡的也不少，他厌恶这类荒废学业的学生。一九三五年部令举办学生暑期会考，学生罢考游行，他令宪兵把首要学生十余人逮捕，押回原县管押，下令不许任何人探亲，非到确实“改悔”，不准释放。他对省府公文，除有关服用国货及教育事业外，其余概不阅看。

离阎投蒋：徐、阎作风不同，徐抓大事，不问细事，说到做到，用人不疑，鼓励所属发挥所长。阎则大小事都抓，说的一套，做的另一套，对人皆疑，束缚所属不敢前进。徐嫌阎琐碎，阎嫌徐不积极，日久情感渐疏，是徐离阎的要因。一九三五年冬，阎从南京开会回晋，在一个总理纪念周上痛哭流涕地大骂公务员不做甚务甚，并说很想关闭城门，把这一城人全烧死。散会后，徐向我说：“总司令（徐对阎始终用这个称呼）今天如此发脾气，是不是嫌我不尽责，要杀我？”我说：“他骂人是常事，今天不知有什么感慨，发了大脾气，何能牵涉到你身上。”他默然不再说什么。一九三六年春，陕北红军东渡抗日，阎要截堵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，徐亦参加，阎大讲红军厉害。徐对阎这类话，早就听得不耐烦了，当即发言顶碰说：“照此说来，这个仗不能打了，我们只好投降共军了。”阎一向无人敢驳其言，经徐顶碰，大为不悦，军事会议，不欢而散。徐悔其出言不慎，归寓后胃病大发。阎亦一夜未眠，旧病复发。次早，阎令我看徐病，代其安慰。我见徐后，徐首先说：“昨天我不该顶碰总司令，归来越想越不对，犯了胃病，几乎痛死，经医急治，已好多了。我想总司令一定也病了，这是我的错，你回去代我说明。”他二人这样勾心斗角，显然大有隔阂了。不过徐为人深沉，心里的事，不轻易现于词色。思想上既与阎发生矛盾，即暗中托人向蒋关说。蒋喜其投己，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次电徐到京任事。一、二两电，被阎扣

留，三次来电，阎以蒋、徐关系成熟，久留无益，乃把蒋电交徐，将计就计，嘱徐在蒋左右予己为力。徐于六月某晚，向阎辞行，次早乘火车到南京投蒋去了。

投蒋后对阎的态度：徐到南京，初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，抗战时任军令部部长。借其在蒋方地位，仍为阎出力。抗战初期，阎的旧军多溃散，新军随进步人士离阎抗日，阎要重振军备，经徐为力，蒋给阎十五个师的番号，饷项服装照发。一九四〇年夏，阎于我请假到四川看家眷之便，令带一请拨械弹公文，去重庆交徐转呈。徐对我说：“我从未向总司令推荐人。我离开山西，跟我的旧部属，却多在山西，分散在各部队机关中，不能发挥积极作用。这些人是我多年选出的优秀人物，现准山西新成立十五个师，山西未必有这么多的将才。烦你代我请总司令把这些人编成一个师的干部，保准能发挥抗敌力量，并能作保卫总司令的有力部队。”我回晋照他的话转达，阎未置可否。待各师架子编成，不只未用徐荐的一人，且把徐的旧属方克猷、马延守两个师长都放下来了。阎对徐如此过河拆桥，而徐于抗战后期，奉蒋命三次到晋见阎，传商要事，对阎的态度，一如往昔。一九四八年七月，解放军发起晋中战役，阎的王牌野战军赵承绶部，全军覆没，晋中各县全数解放，阎管区仅有太原孤城和城周围二十多华里的空地。徐奉蒋命飞太原，察看阎如何应付。阎要求增援坚守，经他周旋，从榆林空运一个八十三旅，从西安空运三十军的一个师，并派空军一队助阎顽守太原，使太原延迟了九个月的解放，太原人民多受了九个月的苦难。而阎却借此从容逃走。徐这一行动，大不利于人民，对阎可谓帮助到底了。

反共行为：日本投降后，国共初次和谈，徐建议蒋把东北各省划归中共，置重兵于山海关、热河一带防守，既可免东北地区与苏联起纠纷，又可在内地致力于清扫共产党。蒋不从其计，坚主作战。他辞去军令部长，担任了陆军大学校长职务。他虽不主

张在内地与解放军作战，但反共是一贯的。他不赞成冯玉祥走苏联路线是反共；向蒋建议移共军于东北，清扫内部是反共；助阎运援军是反共；傅作义与解放军议和时，他奉蒋命飞北平劝阻是反共；北平解放后，傅的驻绥远部队酝酿起义时，他奉蒋命带现款飞绥阻止是反共；最后他随蒋逃到台湾去了。

（本文作者系山西省政协委员）